

河南文艺出版社

秦俊 / 著

第三卷

西风残雪



汉宫残阳

1247.5

8769

:3

秦俊 / 著

第三卷

汉宫残阳

西风残雪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宫残阳. 3, 西风残雪/秦俊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3.8

ISBN 7-80623-423-3

I. 汉… II. 秦… III. 历史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0225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开本	32
本社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印张	12.625
邮政编码	450002	字数	302000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印数	1—4000
经销单位	各地新华书店	版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纸张规格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印次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23-423-3/I·326	定价	19.6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目

錄



第五十六回	欲垂帘窦妙立少帝	回四十六
(808)	索官帽赵娆媚太后(743)
第五十七回	离间计气坏双头凤	回五十六
(888)	谋诛奸二贤遭暗算(760)
第五十八回	恨陈蕃王甫杀忠臣	回六十六
(908)	悼史弼巴肃劾权阉(776)
第五十九回	横遭诬陷张俭出逃	回七十六
(928)	营救党人满门争死(789)
第六十回	敬慕贤良爱屋及乌	回八十六
(948)	棒打鸳鸯皇后遭废(804)
第六十一回	斩中侯百官皆股票	回九十六
(968)	葬太后陈球伸正义(821)
第六十二回	看地先蛊言惑二爷	回十十六
(988)	广陵令中流抗鲜卑(838)
第六十三回	舍孝存忠赵苞破敌	回一十一
(1008)	妖异频频蔡邕上书(854)



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宫残阳. 3, 西风残雪/秦俊著. —郑州: 河南文
艺出版社, 2003. 8

ISBN 7-5315-2233-3



I. 汉… II. 秦… III. 历史小说—中国—现代

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2534 号

第六十四回	妒心起皇后下毒手	回六十五	策
(841)	巧周旋李亮碰壁亡	回六十六	策
第六十五回	鞠王甫五毒交加	回六十七	策
(887)	除大奸谋及妇人	回六十八	策
第六十六回	汉灵帝西园卖官	回六十九	策
(877)	曹阿瞒棒杀蹇勇	回七十	策
第六十七回	张常侍三出谗计	回七十一	策
(887)	汉天子掂斤挪两	回七十二	策
第六十八回	陷地穴病张角得书	回七十三	策
(408)	发癫痫马元义入道	回七十四	策
第六十九回	波家坞马元义斗勇	回七十五	策
(198)	堵阳城张大师审案	回七十六	策
第七十回	堵水井黑汉巧要钱	回七十七	策
(888)	私开仓库植赈灾民	回七十八	策
第七十一回	马大侠破镜重圆	回七十九	策
(428)	唐绿林朝廷告密	回八十一	策

第五十六回 欲垂帘窦妙立少帝
索官帽逼婚太后



- 第七十二回 陷巨鹿黄巾造反 回十八
(1001) 举逸才皇甫北征 (986)
- 第七十三回 故三宦唐周毙命
(801) 保富贵张让通敌 (1001)
- 第七十四回 人公将夜闯粉蝶园
(611) 黄巾军进军洛阳城 (1010)
- 第七十五回 小貂蝉木耳救云长
子,便意味着为商;抓住锤子、梭子,便意味着为
勇张飞涿郡战关公 (1024)
- 第七十六回 宴桃园三英结义
欲起兵二客赠金 (1035)
- 第七十七回 征黄巾三英建功
信谗言贤宦丧生 (1041)
- 第七十八回 张翼德县前鞭督邮
关云长木耳寻貂蝉 (1058)
- 第七十九回 战阜邱吕布认父
责天使三英亡命 (1074)





- 第八十回 糊涂帝滥封十常侍 回二十十集
(880) 苦命蝉巧遇汉贤臣 (1091)
- 第八十一回 乱纷纷无县不叛 回三十十集
(1001) 恨幽幽灵帝卧床 (1108)
- 第八十二回 张仲景巧惩二常侍 回四十十集
(1010) 汉灵帝贪色命归阴 (1126)
- 第六十七回 张常侍三进谗言耳木耽膝小 回五十十集
(1020) 汉天子被公卿逼害步履衰 (915)
- 第六十八回 陷地穴痴张角得病三国淋漓 回六十十集
(1032) 发癫痫马后金颤着二头跌焰 (931)
- 第六十九回 波家坞马元成美三巾黄丑 回七十十集
(1041) 堵肥城张大痴安贫首断首 (943)
- 第七十回 堵水井黑汉晋襄公具舞翼光 回八十十集
(888) 私开金卢植单草木外云关 (956)
- 第七十一回 马大侠破镜重圆市吕和章出 回八七十集
(1051) 唐经林朝廷命官英三剪天責 (970)



**第五十六回 欲垂帘窦妙立少帝
索官帽赵烧媚太后**

在河涧一带，有一个古老的风俗，孩儿满周岁时，要举行一个活动，俗称“抓周”。届时，在孩子面前放上几样东西，诸如印章、书本、算盘、秤砣、刀剑、锤子、梭子、玩具马、玩具牛、牛鞭子以及一些吃的东西，供孩子抓。孩子若是抓到了印章，便意味着长大为官；抓住刀剑或玩具马，便意味着为兵为将；抓住书本，便意味着为儒为塾；抓住算盘、秤砣，便意味着为商；抓住锤子、梭子，便意味着为小手工业者；抓住玩具牛、牛鞭子，便意味着为农；抓住吃的东西，便意味着这孩子不成器，好吃懒做。

：首先我們要確定你想要用哪種攻擊狀態的銀芽枝

程大立的腿原先并不拐，若是拐，如何去做泥瓦匠，登高爬低？人夫答：‘登高入小，脚坐断腰，派’。首班莫合立大疑

程大立的腿是给刘英修理屋顶时撞拐的，刘英过意不去，便



把秀色可餐的老婢女赵娆赏给了他。不，这不叫赏，是卖给了他，抵了三年工钱，还索回一头驴。

在解渎侯府，赵娆和刘苌眉来眼去，也曾进行过十几次实地交易，刘苌许她，待她有了身孕，便纳她为妾，谁知她的肚皮不争气……也不能完全怪赵娆，她嫁给程大立后，两年一个娃，六年生了三个娃，活得像欢虎一样。而董夫人，也生了三个娃，却一个也没活下来，第四个娃，也就是刘宏，还没出生，董夫人便愁得吃不下饭，后经术士指点，要把孩子养在民间。选来选去，董夫人选中了赵娆，谁知赵娆也有了身孕，比董夫人还早几日呢，董夫人不免有些失望。隔了三日，赵娆寻上门来，对刘苌夫妇说道：“老爷老夫人对奴婢恩重如山，奴婢无从报答，深以为疚。奴婢已经有了三个孩子，这一次无论生男生女，不想再要了，一心一意侍奉老爷骨血。”

赵娆言出如铁，孩子生下后，也不看是男是女，拎起来塞进尿罐。倒是程大立有些不舍，将婴儿捞出来，是个女婴，送给了同族的齐寡妇，取名齐湘莲。三日后，董夫人分娩，生下一个男孩，连夜送给了赵娆……

刘苌夫妇急于见到儿子，车没停稳便双双跳了下来。程大立架着单拐，趋步而来，点头哈腰道：“老爷、夫人请！”刘苌夫妇二人穿门过院，登阶入堂。堂上炉火熊熊，席上摆着印章、书本、算盘诸般物件，就是没见娇儿刘宏。欲待要问，程大立笑嘻嘻说道：“俺内人说了，天气冷，怕少爷凉着，待会儿人到齐了，她再起床，要不，我叫她去？”

刘苌见赵娆对刘宏如此关爱，十分感激，连连摇手说道：“别，别急，等宏儿三姨到了再叫不迟。”

程大立含笑说道：“那，那就请坐吧，小人给老爷、夫人敬茶。”

董夫人笑道：“那茶你就少斟一杯吧，我急着去见我的儿子。”说毕，抛下刘袞和程大立，独自去了内室。

刘袞一边喝茶，一边与程大立闲聊，直聊到红霞满天，方见小姨子董萍偕夫婿乘车赶来，少不得寒暄一番。

“大姐呢，我大姐呢？”董萍前后左右瞅了一圈，连声问道。

刘袞朝内室一指，没有说话。董萍欲要入室，董夫人双手抱着刘宏走了出来，身后跟着赵娆。董萍忙抢步上前，抱过刘宏，照孩子脸颊上亲了两口：“乖呀，真是一个乖孩子，长得好似一个玉娃娃！”说毕又亲，亲得刘宏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董夫人、赵娆一齐将手伸了过去，异口同声道：“让我抱一抱。”

赵娆不便和董夫人争，董萍便将刘宏转到董夫人手上，董夫人又是搂，又是哄，刘宏仍是啼哭不止。没奈何董夫人将刘宏递给了赵娆，孩子当即不哭了。

赵娆正要将刘宏放到席上，让他去抓物件，忽听董萍大声说道：“慢！”

众人吃了一惊，皆以诧异的目光盯着董萍，她指着玩具牛和牛鞭子问道：“这些东西谁叫摆的？”

程大立回道：“我让摆的，摆错了吗？”

董萍道：“错倒没错，这些东西压根儿就不应该摆。”

“为什么？”

“为什么？我姐夫是堂堂的解溪侯，我不敢说他家里富得淌金流银，至少也是咱河涧城的一个富户，岂能让他的儿子去戳牛屁股①？”

程大立一想也是，忙把玩具牛和牛鞭子收了起来。

董萍又将席上的物件逐个儿扫了一遍，指着梭子说道：“宏

① 戳牛屁股：意谓种庄稼。

儿又不是一个千金，摆梭子做什么，撤了。”

程大立连声道：“是，是。”一边说一边去收梭子。董夫人受到妹妹的启发，指着锤子说道：“解渎侯的儿子，大概也不会去做一个打铁汉吧？”

赵娆慌忙应道：“不会，决不会。解渎侯的儿子应该是出将入相。”说毕，把脸转向程大立，呵斥道：“你真是个猪脑袋，像梭子、锤子、牛鞭子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是应该往堂上摆的吗？”

程大立一脸委屈道：“这事不……”

赵娆知道男人想说什么，他想说：“这事不是和你商量过吗？”是的，抓周摆什么，如何摆，你和我商量过，我若是不同意，你也不敢摆。问题是，千不该，万不该，你我不该把解渎侯等同于一般的庄户人家！

赵娆忙将程大立的话拦住：“为什么不？还不快把锤子拿开！”

程大立忙把话顿住，将锤子拿起，放到一旁。

“还有……”赵娆指着烧饼、鸡蛋，大声说道，“这些东西，通通给我拿走。”

程大立忙将鸡蛋、烧饼移开。

“还有……”赵娆把手指向了算盘和秤砣，“侯爷的公子还会去卖菜呀？把它也拿开。”

董萍笑驳道：“这秤砣和算盘不只卖菜用，收租也可以用呀！再说把它们全拿掉，仅剩下印章、书本、刀剑和马，也显得有些孤单。”

赵娆连忙附和道：“好，您说得极是。那就让少爷抓吧。”

得到了董萍和董夫人的默许，赵娆这才将刘宏放到席上。刘宏不知道是成竹在胸，还是觉着印章新颖，抑或是印章离他最近，他伸出一双小手，朝印章抓去。众人正要喝彩，屋梁上窜出来两个大老鼠，一边咬一边叫，把刘宏的目光吸引过去。赵娆见

势不妙，又是拍手，又是跺脚，嘴里还“去去去”地叫个不停，才将老鼠驱走。但经老鼠这一搅和，刘宏改变了兴趣，二目亮亮地瞅着算盘。董萍几次以目光相阻，他却视而不见，径直往前爬了一爬，将算盘抓在手中，把董夫人气得长吁短叹。

赵娆见主子不高兴，劝道：“这事怪不得少爷，少爷明明倾心的是印章，都是那两只可恶的老鼠。这次不算，让少爷重抓。”

董夫人叹了口气道：“不用抓了，抓周这事，看的是头彩，没有重抓这一说。”

赵娆欲待要劝，董夫人站了起来：“时间不早了，该用早饭了吧？”

菜倒是很丰盛，还有酒，谁也没有心情喝。董夫人老在想，抓周乃孩子一生大事，预示着未来，那老鼠早不出现，晚不出现，偏偏当孩子要抓印章时它们出现了，难道说宏儿此生没有做解读侯的命？

有这种想法的不只她，在场的人都这么想，当然刘宏是排除在外的。

谁知，历史和他们开了一个大玩笑，十年后刘苌无疾而终，刘宏袭其侯爵。过了一年，桓帝驾崩无子，皇宫传出消息，有立刘宏之意，闻者将信将疑。

皇帝是什么？是一国之君，至高无上。刘宏是什么？一个不足十二岁的娃娃，一个几乎被世人遗忘了的皇族。虽说刘宏袭封为侯，可全国的侯多了，大大小小不下三百个，要立新帝，一凭血缘，二凭德才。

就血缘而论，刘宏只是桓帝一个族侄，而桓帝的亲侄、堂侄一摸一大把；就德才而论，刘陶、刘焉、刘虞、刘猛皆是当代名士，特别是刘陶，上过太学，举过孝廉，修订过《尚书》和《春秋》，有颜回再生之誉。顺阳乃一大县，奸宄之徒充斥县境，朝廷委了三任县令，被奸徒赶走了三任，吓得没有人敢到顺阳就职。刘陶不信

这个邪，上书朝廷，自荐做了顺阳县令。他一到任，便张榜招勇，不问出身贵贱，也不管有无前科、命案，凡勇皆招。应募者如云，最后选了数百人。刘陶一一召见，命他们自叙其恶，记录在案，并发给他们刀枪剑戟，集结待命。然后对那些奸猾不法分子逐一查办，该杀就杀，该关就关，县遂大治。后来刘陶因病免官，百姓思念他，作歌谣唱道：“郁郁不乐，思我陶君，何时再来？安此下民。”

故而，在世人眼中，刘宏绝不可能当上皇帝！

错了，世人只看到刘宏的劣势，没有看到他的优势，更没看到掌权人的心态。

皇权这东西，诱惑力实在太大，男人喜欢它，女人也喜欢它，何况还是至高无上的皇权！通过五年来的皇宫生活，天真无邪的窦妙皇后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爱不释手，很想尝一尝君临天下的滋味。要想达到这一目的，只有两途可行：一是南面登基，称王称寡；二是立一个小皇帝，垂帘听政。前者窦皇后不敢多想，只有后者可行。但若像梁太后那样，立一个似冲帝、质帝那样年龄的小皇帝，容易引起朝野非议；但新帝年龄也不可太大，太大不容易驾驭，窦皇后思来想去，立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儿最合适。当然，皇族这一条是不可少的。还有辈分，只能比桓帝小一辈，也就是他的子侄辈。家族的因素也要考虑，户要单一些，要远离朝廷，与朝臣无瓜葛最好。按照这些条件，刘宏的优势便凸现出来，一是桓帝族侄，二是年纪相当，三是无父无兄，四是居住河涧，距洛阳二千五百里，远离朝廷，与朝臣无一丝瓜葛。有这四大优势，不立他立谁？关键是这话窦妙自己不能说，她爹窦武也不能说。

曹节倒是愿意说，但身为内官，说话没有分量，弄不好起反作用。于是他便鼓动刘倏来说。刘倏本身就是一个皇族，官居侍御史，人缘又好，一说一个准，窦妙便命他持节前去迎接刘宏。

刘脩自是欣然而往，偕同曹节，带着中黄门、虎贲御林军一千人，连夜赶往河涧，将刘宏迎进洛阳，即皇帝位，是为灵帝，改元建宁，尊窦妙为皇太后，居长乐宫。灵帝追尊祖父刘淑为孝元皇，祖母夏氏为孝元皇后；父亲刘苌为孝仁皇，墓号慎陵，母亲董氏为慎园贵人。

封毕，刘脩率领群臣，上书太后，皇上年幼，应援引旧例，由太后出朝临政。

太后也不推辞，欣然就职，发号施令，一面将郭美人及与田圣一块儿进宫的四名妃子凌迟处死，泄除了宿怨；一面拜窦武为大将军，执掌朝纲。其实，早在桓帝驾崩之时，窦武已经执掌朝纲了，这一封，更加名正言顺了。

窦武与党人关系密切，若非闺女的面子，差一点儿也被划作了党人，他执政后面见太后，力言赦免党人。窦太后得以立为皇后，实乃党人陈蕃、李膺、王畅三人之力，岂有不允之理！当即颁诏一道，将党人悉数赦免。晋陈蕃为太傅，让他与大将军窦武以及司徒胡广一起参录尚书事；晋李膺为长乐少府^①，王畅为司空，荀昱为从事中郎，陈实为掾吏，并将原太仆杜密、宗正刘猛等入官复原职。一时间，朝廷人才济济，窦太后对他们悉心委任，言听计从。

谁知，好景不长，三个月后，窦太后不知受了何人蛊惑，追溯往事，想起自己得以保住皇后之位，乃中常侍曹节之谋。田圣闹宫，又多亏了中常侍张让，便降旨一道：将曹节、张让各增邑两千户。为堵住窦武的嘴，又加封窦武为闻喜侯，窦武的儿子窦机为渭阳侯，侄子窦绍为鄂侯，窦靖为西乡侯，一门四人，全得到了侯封。窦武竟然未辞，安然受之。世人对此颇有非议，却无一人当面给窦武指出来。涿郡人卢植愤然说道：“窦大将军乃大汉的顶梁柱，现在他的所作所为好比健康的身体长了疽疮，应该及早给

① 长乐少府：长乐，即长乐宫；少府，官名，始于战国，为九卿之一。掌山海池泽收入和皇宫手工业制造，为皇帝的私府官员。

他医治。可一些人，自诩是窦大将军诤友，又有医病的良方，碍于面子，终不肯下刀为他除疮，名为爱他，实乃害他，非国家之福也！我卢植不才，愿做一个济世的良医，为窦大将军除去疽疮！”当即修书一封，面呈窦武，书曰：

士人选诤友，贵在相互切磋。我研究了春秋的义理，王后无嗣，应该择立年长的，如果年纪一样的就再参考德行，德行相同则可以通过卜筮决定；当今天子登基是按照祖宗之法进行的，又有你什么功劳？岂不是贪天之功为己功吗？还应该辞去大赏，以全身名。

窦武并不认识卢植，问及左右，左右说：“此乃马融学生，有贤名。”

窦武道：“他贤在何处？”
左右说：“马融属外戚豪家，讲席的前面，罗列女倡歌舞，卢植跟马融学习几年，总是正襟危坐，连眼珠子也不曾转一转。故而，马融对他很敬重，扼腕叹道‘此人真君子也，久后必成大器’！”

窦武笑道：“此人虽有君子之风，未免有些不识大体。嗣君新立，我大权在握，即使有几个挡车的螳螂，岂奈我何？”

话虽如此说，对卢植直陈“其过”的精神，窦武还是蛮赞赏的，遣车一乘，将卢植载到洛阳，征为博士。不久，九江百姓反叛，经窦武力荐，卢植被窦太后拜为九江太守，走马上任去了。

士人见卢植直言得官，纷纷仿效，进谏的奏章如雪片似的飞向长乐宫和大将军府。初时，窦太后尚能认真阅读，召见进谏之人，日子一久，便有些厌倦了，愤然说道：“哀家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难道说本朝政治还赶不上梁太后时期吗？”这话一传两传，传到了赵娆耳里。

汉制，凡外藩子弟人居大统者，父母兄弟不得入京都居住。赵娆是刘宏养母，不在其列，故而得以随刘宏入京，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宫里人都称她为赵夫人。这赵夫人性情狡黠，善于揣摸人的心意。她知道，养子虽说贵为皇帝，但大权在窦太后手里握着，于是把十分心思，拿出来八分用来讨好窦太后，二分用来笼络窦太后身边的女尚书^①，与她们串通一气，结党营私。赵娆知道大凡女人，都爱听小话，便天天围着太后，说短道长，讲一些趣闻轶事，讨她欢心，弄得太后一天不见她，便像少了一些什么。

赵娆有个表哥，也是她的情人，叫刘学，是个讼棍，千方百计弄了一百缗钱，来到洛阳投靠赵娆。赵娆想为刘学讨个一官半职，又不好直接张口。太后背上长了一个疖子^②，御医给她摊了一张膏药，贴在背上。这事再正常不过了，赵娆却大笑不止，连眼泪都流了出来。窦太后满面不悦道：“你这是怎么了？贴张膏药有什么好笑的？”

赵娆扑通一跪道：“奴婢该死，奴婢不是笑太后的，奴婢一见膏药，便想起了一件可笑的事。”

太后改颜说道：“你是不是又想给哀家讲笑话呀？”

赵娆忙叩了一个头道：“太后圣明！”轻咳一声，娓娓讲道：“在河涧城西郊，住着一位姓李的寡妇，人称李大嫂，她家有一个祖传白铜手炉，价值五十万缗。李大嫂膝下有一儿子，名唤李小宝，六岁，特别贪吃。李大嫂的对面是一药铺，掌柜叫何百万，对白铜手炉垂涎已久，几次拿钱要买，李大嫂不卖。这一日，何百万乘李大嫂回娘家之机，拿了一斤米花去找李小宝，要兑换白铜手炉，李小宝欣然应允。待李大嫂由娘家归来，手炉已归何百万所有。李大嫂登门去讨，何百万不给，李大嫂没奈何便拿小宝出气，打得他死去活来。邻居们看不下去，纷纷出面相劝，要李大

① 女尚书：因太后是垂帘听政，宫内官吏设置，与朝廷略同，设女尚书五名。

② 疖子：小疮。

嫂去官府告何百万。恰巧冀州刺史来河涧巡视，李大嫂便拦轿告状，反而遭到刺史呵斥：‘郡有郡官，县有县官，鸡子尿湿柴的事也来找老爷，老爷不管，滚！’气得李大嫂坐在县衙大门口号啕大哭。”

说到此处，赵娆故意将话顿住，向宫女讨茶喝。窦太后怒道：“这个狗官，枉食国家俸禄，恼上来哀家摘了他的官帽！”

赵娆连忙摆手道：“太后息怒，刺史大人的话并非没有道理，丢个手炉，在李大嫂看来，是件大事，在刺史大人看来，比鸡子尿湿柴的事还要小。刺史大人如果连这事都管，非把他累死不可！”

太后略一思索道：“依你之见呢，这事该谁管？”

“该县令管。”

“县令管了没有？”

赵娆道：“管了，但没管下来。”

“为什么？”

“何百万说，我这手炉非偷非抢，是拿米花换来的，有什么错？李大嫂告我，我还要告她哩！”

“这……”窦太后也没了主意，默想片刻道，“如你所说，这手炉难道就归了何百万不成？”

赵娆摇首道：“非也。有道是‘路不平，外人铲’。河涧城有一义侠，姓刘，名学，见李大嫂哭得可怜，上前劝道：‘李大嫂不必啼哭，在下不才，愿为你讨回手炉。’说毕，装做一个瘸子，一拐一瘸地去了何百万的药铺。何百万正双手捂着那个雪亮的白铜手炉，在屋里哼着小曲儿，见进来一个瘸子，翻着眼皮儿问道：‘你是看病还是买药？’刘学回答道：‘是买药。’何百万问道：‘买什么药？’刘学回答道：‘要一张狗皮膏药。’何百万吩咐小伙计取来一张狗皮膏药递给刘学。刘学接过膏药，对何百万说道：‘何掌柜，让俺把膏药在您那手炉上焐焐吧！’何百万把眼一瞪说道：‘回家焐